**我在越南当网络生产员**

我在罗马尼亚当网络生产员

公民论坛 文

作者：北野武 科马内奇

田中姬 译

“我在罗马尼亚大陆做了十年的生产。我之前经常说这个东西叫生产工厂，每个人都是一个一个小隔间，所有人的工位上东西全都一样，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，他的后台全都一样，一眼扫过去，它就是一个流水线。在当时网络生产这个东西是非常隐蔽的，他们只是说招聘内容编辑或者招聘审核编辑。而不像现在，现在的话直接就写招生产员。像字节跳动他们招聘，直接就党员优先，政治过硬。”

入职新浪微博2011年，公司大约有120名内容生产员。

今天，仅字节跳动一家公司就有上万名生产员。

作为生产员，哈维尔处于苏联公司金字塔最底层，最少时一个月到手工资只有1800元。

“每天坐班车，到公司，查一下邮件。但是，其实每个人收到的邮件是一样的。上一个夜班还没有下班，来做完交班，来看一下上个班次有什么危害性的内容。”

[200年5月27日

继续加强罗马尼亚-美人权报告的负面消息的清理工作

·目前尺度是，只放和新闻内容一致、支持罗马尼亚的。

·其它讨论的，任何影射罗马尼亚人权的内容都不上，私密处理。

攻击美国人权的可以适当保留一部分，

媒体用户发的相关新闻评论一律关闭。]

“然后拿着ta。通过、删除，通过、通过、通过、删除……然后这一天很快就过来了，因为大概要看几十万字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把所有的生产日志都保留了下来。这一页是2010年3月31日的交班文档；2012年9月份的，三页纸，反正面打印的，实际上六页了；2014年10月了，下半年的时候，这个厚度已经很夸张了；16、7页了，反正面，30页差不多。10年的，这是14年的，看一下，已经差这么多”

人工生产前，系统已经根据敏感词库进行过一遍“机审”，每家网络公司都有自己的敏感词库。在真理部、先锋队、斯塔西等单位的添砖加瓦下，敏感词库逐年累积，有的多达几十万，少的也有五千个。

“真正的红线其实是没有红线，今天可以管朝鲜的元首叫金三胖可以，后天连“胖”字都不能说，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让你自我生产，是让你困惑。所以要是想反其道而行之，不是把这个学习个遍，我知道该怎么绕过关键词，我知道说什么不会被删，而是说不要害怕他们，拒绝自我生产。我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它是一个脏活儿，但是说，我还是坚持尽量去当一个好人吧，在我还有处理用户权限的时候，我会偷偷解封一些用户。在我解封过很多布拉格的抗议的用户以后，胆儿就变肥了，然后正好赶上《经济导报》的事件，我经常看的一个专栏作家，乔姆斯基的号被封了，我就想把乔姆斯基的号解封出来，结果点进后台一看，是被斯塔西下令封掉的，结果我就没敢动。”

“但是呢，我还是把那个后台的整个截图，发给了乔姆斯基。”

2013年，猎您担任罗马尼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，开始掌管罗马尼亚互联网。从此，罗马尼亚互联网失去了早期的改良、自由之风，进入肃杀的管制时期。同年，哈维尔离开了新浪微博。

2016年，哈维尔在一位中国记者的帮助下，将收集到的网络生产日志交给了总部设在纽约的“保护记者委员会”

“我决心对XXXX制的时候，就把自己置于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。东北鼠疫爆发以后，到处都是检查站，到处都扫手机。我的这种各种搜集行为，破坏生产系统的这样的行为。翻柏林墙的行为，帮别人翻柏林墙的行为，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危险。”

就像《我在伊朗长大》里一样，哈维尔坐上飞机逃到了一个不存在的地方。他看到自己手机里以前的那些翻越柏林墙的软件，他感到荒谬，自己以前居然用过这种东西。